周易說略

周易說略卷之八上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以明易之體用。首節言卦爻所由立。若云、昔聖人作易、自太極判而為兩儀、自兩儀分而為四象、自四象而復加一奇一偶、純陽純陰、雜陽雜陰、八者之画、以次而列、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象、即在其中矣、如三奇則乾之象、二奇之上一偶、則兌之象之類是也、此只可

謂之畫、不可謂之爻也、因此八卦之上、重加八卦而爲六十四卦、則有內體之貞、外體之悔、而六爻之位、卽在所重之中矣、此立卦立爻之始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此下言吉凶所由著。承上文言八卦列而象已具、八卦重而爻已備、卽是以觀、但見其奇畫之剛、與偶畫之柔、交相推盪、而卦爻之陰變爲陽、陽變爲陰、往來交錯、无不見于其中矣、由是變之在卦者消息與時、則繫之卦辭、以命一卦之吉凶、變之在

爻者、當否異位則係之爻辭、以命一爻之吉凶、而

占者所值當動之卦爻、即在其中矣、

蒙引云變字就卦爻上說未說到卜筮之變蒙

卜筮之變則下文所謂動者也愚意卦爻有一

剛復有一柔若彼此推換而出故曰相推變即

如卦變云某卦自某卦来陽来居五陰来居二

之類皆自成卦之後兩卦相形見其若自彼来

即所謂變也。變就卦言動就著言

吉凶悔吝者、生于動者也、

承上文言動固在繫辭之中當蓍未設而卦爻未動吉凶悔吝亦无由而見至于揲蓍求卦之後動在何卦動在何爻而後卦爻之辭或吉或凶為悔為吝于是可見是吉凶悔吝生乎卦爻之動者也

蒙引此動字只是卦爻動不可以事為言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承上文言吉凶悔吝固生乎動試以卦爻之動言之其成卦之始一剛一柔各有定位是剛柔乃立本者也然或剛變而通于柔柔變而通于剛所以

趨乎進極而退退極而進之時也如筮得乾則六剛爻是立卦之本或初爻當變而通於柔則趨乎姤二爻當變而通於柔則趨於同人六爻變則趨於坤之類也

吉凶者貞勝者也

承上文剛柔變通而吉凶見矣然是吉凶二者每以相勝爲常而不容並立當其吉也則有吉无凶是吉勝乎凶也當其凶也則有凶無吉是凶勝乎吉也不入乎彼必入乎此卦爻之示人惟此而已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此節承上文言吉凶相勝。而推其理之所以然。若云吉凶之常相勝而不已者何也以物物各有其正而常之理也如天地之道其正而常者垂象以示人而已日月之道其正而常者明以照萬物而已天下之動其正而常者則惟此一理視其順逆以為吉凶而已此吉凶所以常相勝而不已也

蒙引云天地日月二句輕。不過引起下句耳。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上節言卦爻吉凶。此節推本卦爻之所由作。若云易不外卦爻吉凶。然卦爻何由而作乎。今夫乾天之所以為天也。其德確然至健。是以理出必行。氣運必達。為萬物始而无阻滯。常示人以易矣。今夫坤地之所以為地也。其德隤然至順。是以因天之理。因天之氣。代以有終而无勞擾。常示人以簡矣。

蒙引云。自章首至貞夫一者也。是一節。又自夫乾確然至情見乎辭。是一節。皆言卦爻吉凶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承上文乾坤所示之理如此、而易之所爲爻也者、不過倣此乾坤之理者也、百九十二之陽爻、皆一而寔、皆乾之健而易也、百九十二之陰爻、皆二而虛、皆坤之順而簡也、易之所爲象也者、不過像此乾坤之理者也、諸陽卦在内而爲主者、皆陽息而陰消、所以象乾之易也、諸陰卦在内而爲主者、皆陰息而陽消、所以象坤之簡也

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

乎辭、

承上言易本乾坤而有爻象、則可因蓍求卦而明吉凶、方其揲蓍求卦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爻象隱然變動於蓍策之內、及其蓍既揲卦既成也、所值之卦、所值之爻、分明可見、而為吉為凶、顯著于卦爻之外、其爻象之方動乎內、即所謂變也、卦雖未成、然既有變自有卦、有卦自有占、由是可以趨吉避凶、事業從此而生、吾人用易功業、不因變而見乎、至于占之吉凶、卦有卦辭、爻有爻辭而聖

人憂世覺民之情、不見於此乎、有乾坤之理、而卦爻以立、卦爻立而吉凶之占以明、易之體用如此、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夫易之理、肇自天地、則為造化、體于聖人、則為功業、以造化言之、天地不徒以法象大於天下也、其所為大德者、則曰生、蓋天地以生物為心、其知始作成、无時或息、而天地之大德在是矣、能配天地者、聖人之功業也、而聖人之大寶則曰位、蓋聖人

以參贊為心、苟不得位、則无以成裁成輔相之功也、是位乃聖人之大寶、天是位也、何以守之、則曰仁、民為邦本、必得衆而後可以守邦也、是人也何以聚之、則曰財、財為民天、必有財而後可以養人也、至若理其財、使公私各得、正其辭、使倫理太明、禁民為非、使邪慝不作、則曰義、蓋義者、裁制是非各得其宜者也、義以理財、則九賦九式有定制、而生養遂、義以正辭、則大綱小紀有定訓、而教化行義以禁非、則五刑五罰有定法、而民不犯、至此而

聖人之功業可以上配乎天地矣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此章言聖人画卦之始。而因及制器尚象之事。若以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欲有以前民之用、仰則觀日月星辰風雨露雷之象、於天、而稽其升沉顯晦、俯則觀山川陵谷南北高深之法於地而察

其變遷往來、觀鳥獸羽毛毨革之文、與天地寒暑、燥濕之所宜、近取諸身之形體性情、而知其動靜慘舒、遠取諸物之飛潛動植、而辨其聚散生成、莫不有陰陽之定體、消息之迭運焉、於是象其陰陽消息、始作八卦、凡微而神明之德、默寓於天地人物中者、卦與之通而无間、顯而萬物之情、散見於俯仰遠近間者、卦與之類而不違、物理物情、无不具於八卦、則欲立成器以利天下、舍此安取哉、

索引云、於是始作八卦、總六十四卦、只是八卦

也。故下云有十三卦之象、
作
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包犧氏以民未知鮮食之利、始教人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于山林、以漁於川澤、若此者、蓋取諸離、離象為目、而網罟之兩目相承似之、離德為麗、物之
麗於網罟者似之也。

朱子曰、蓋取諸某字、乃模寫是恁地、蓋字是个半間半界的字、又曰據十三卦取象、蓋取諸離本言繩為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而王天下、以民之未知粒食也、斲木使銳、而為起土之耜、揉木使曲、而為扶耜之耒、耒耜耕種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二體皆木、既取益之象、上入下動、以取益之德、天下之益、莫大于粒食、又有取於益之義、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神農以民之未知有无相通也、教民當日中之時而相市易、招致天下之民、聚集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則所乏者不至於无所取、所餘者不至於无所用、而各得其所矣、蓋取諸噬嗑、噬嗑之卦、上明而下動、日方中於上、而人相交易於下似之、且噬者市也、嗑者合也、亦於市合聚百物之義也、

此市字是个市易之市、非市井之市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三聖相繼而作斯時風氣漸開、人事漸煩、民已厭太朴之俗而思變矣、三聖則爲更立新制以通其變、使民懽忭鼓舞、趨之而不倦焉、然其所以通之者、非強用智慮作爲于其間也、不過因其自然之變而以自然之理處之、乃所謂神而化之、故使天下之民、相安于神化之中而以爲宜、此所以趨之而不倦也、夫天下盈虛消息之

理、毋剏新意、時措諸事、必漸有更改而變、時數既變、則當有以通之、使其咸宜可行、既有以通之、則人皆樂于趨向遵守而可久、至于能久、則天人交助、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造化之理、原自如此、三聖通變之寔、則何如、三聖以向日衣皮服羽之風、人漸覺其陋、乃爲衣裳之制、辨章采、別尊卑、禮義之風頓起、飾陋之俗遂變、恭己无爲而天下自治、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此也、三聖之變化如此、其于易卦、蓋取諸乾坤

乎天地之變化至易至簡而元作為正相配也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以民之阻於川澤也聖人教人刳木使中虛而為舟剡木使末銳而為楫舟楫有載物浮水之利以濟川澤之不通致四方之遠以便利天下蓋取諸易卦之渙渙上巽下坎木浮水上之象舟楫似之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以民之病於陸行也聖人因牛之性順而穿其鼻

以服之因馬之性健、而絡其首以乘之、使之引重載、致遠道、以利乎天下、蓋取諸隨、隨之為卦、下動上說、牛馬引其下、人安處其上、非隨之象乎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聖人以患之不可不防也、設重門以為固、時擊柝以相警、以待暴客於未至、而使之无可乘、其防患於未然、蓋取諸豫卦、豫備之意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聖人以民之知粒食而未知脫粟也、於是斲木爲
杵、掘地爲臼、有臼杵舂治之利、而萬民賴之以濟、
蓋取諸小過之下止而上動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聖人以天下不可无以威之也、於是施弦于木而
爲弧、剡木使利而爲矢、弧矢有射踈及遠之利、所
以示天下以有警備而使之畏、蓋取諸睽、睽者乖
異之謂也、天下有乖異者、必威以服之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

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以宮室之制、上承
者有棟而下覆者有宇、雖震風凌雨、皆有以待之
而无患、其壯固安居、蓋取諸大壯、有壯固之意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
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古之葬者、惟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而已、不封一
土、不樹一木、喪哭之期、无有定數、後世聖人、易以
棺槨、則封樹之制、喪期之數、由此而備、以為送死

大事、不可不厚、蓋取諸大過、而爲是過厚之制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大小、惟結繩以識之、而天下已治、後世民僞日滋、于是聖人易結繩以書契、言不能識者、書以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以臨之、由是在百官則功罪有可考、名寔有可稽、而百官以治、在萬民則情僞有可審、是非有可辨、而萬民以察、其明白剖斷如此、蓋取諸夬卦明決之意也、聖

今包舉天地人物之理而作易故先聖後聖剏制
立法皆不能出于易之外也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此章言易象與辭皆所以前民之用承上言聖人
制器尚象之事是故易者只是六十四卦三百八
十四爻之象而已而卦爻之象也者乃造化事物
之理之形似也理不可見聖人立此象以示人耳
象者材也

後世聖人復繫之辭、其繫于卦下者為彖、彖者則統論一卦之材也、卦有德體象變之材、善惡純駁、所具不一、彖則因其材而明之也、

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其繫于每爻之下者、則倣效天下之動而為言也、天下之動、進退取舍、其端不一、爻中皆具此理、聖人因爻之時位、而一一摹倣以示人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前聖既立之象、後聖復繫之辭、是故吉凶本无形

而難知也、而吉凶因象與辭而生矣、悔吝本至微而難見也、而悔吝因象與辭而著矣、則示人趨避以前民用、孰有備於易者乎、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此章專論六子卦畫。首段言畫數多寡。二段言畫數之所以多寡。三段因畫數而推及德行之不同。

若云卦之多陰者、宜為陰卦、卦之多陽者、宜為陽卦、今震坎艮陽卦也、乃一陽二陰、巽離兌陰卦也、乃一陰二陽、此其故何也、陽卦以一奇為主、而二陰從之、故多陰、陰卦以一偶為主、而二陽從之、故多陽、夫卦畫之所在、即德行之所在、陽卦陰卦之德行為何如也、陽道尊貴而統陰、有君之象、陰道卑賤而從陽、有民之象、陽卦一陽二陰、其象為一君而二民、以二民而從一君、以一君而統二民、其道大而公、乃天命之正、人倫之常也、豈非君子之

道乎陰卦一陰二陽、其象為二君而一民、以二君而統一民、以一民而從二君、其道小而私、於天命則非其正、於人倫則非其常、豈非小人之道乎、

愚嘗疑本義九陽卦皆五畫、九陰卦皆四畫語、一偶畫豈可分為二畫乎、今蒙引云、九陽卦以一陽爻為主、九陰卦以一陰爻為主、二語甚簡盡、而又云一陽為一畫、二陰各二畫、未免周旋牽泥、以及觀韓康伯注云、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為之君、陰卦二陽、故偶

為之主與蒙引首二語合斷可從也

蒙引云二字不必限定只是兩箇二是多意故

坤為衆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章六子偶舉十卦十一爻之辭以釋之以見逐

爻各有意義欲學者觸類而通也易咸卦九四爻

詞曰人若憧憧然用私意於往來之間則意偏於

此必遺于彼不能无所不感唯其朋類從爾之思而所及者亦甚狭矣夫子釋之曰天下莫感應之理盡之矣何用慮為何用慮為天下感應之理之具於事物者本同歸也但事有萬殊物有萬變所行之迹則各殊耳感應之理之具于人心者本一致也但所接不一事所應不一物而所措之應因之有百耳夫慮雖百而致則一塗雖殊而歸則同此感彼應之理一皆出於自然而不必容心于其間吾之應事接物亦惟順其自然者而已天下事

亦何用思何用慮而憧憧為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試以造化觀之、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自生、而不息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功已成焉、日月寒暑之往、進極而息、息極而消、機之屈也、日月寒暑之來、退極而進、消極而息、機之伸也、其屈也、所以感來者之伸、其

伸也所以應往者之屈、屈伸相感而明生歲成之利、已不期生而自生焉、造化之往来、何莫非自然之理、何待於思慮而後然哉、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試以物理觀之。尺蠖必屈而後伸、是尺蠖之屈、乃所以求伸也、龍蛇必蟄而後存、是龍蛇之蟄、所以存其身以待奮也、物類之屈伸蟄存、何莫非自然之理、亦豈待於思慮哉、不特此也、即推之聖學、亦

有自然之機焉、學者精研事物之理、而細微委曲、无不剖晰、至於妙不容言之境、此用心於内也、以此出而應事、則見理既真、萬事到前、迎刃而解、而處之各當、非即所以致用乎、學者出而應用、事事合宜、至於隨其身之所處、而皆安、此所利在外也、然躬行既順、則其心之所得益深、所造益遠、而日進於高明矣、非所以崇德乎、内外之間、交養互發、亦理之自然、不待思慮者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承上文精義利用、此下學之事、猶可知也、過此下學思爲之境而愈進而上、則不容有思、不容有爲、未有知其所以然者矣、至於精義之極、忘其爲精義利用之極、忘其爲利用、而於不測之神、合同之化、然契而無間焉、乃其德盛所自致、此亦感應自然之理也、天下事原无容思慮、易所爲憧憧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困六三之辭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夫子釋之曰、凡人舉事、當度彼度已、如欲有所作為以圖功、必度吾力之所能而後為之、若其事本不易為、而強用其力以至於困、便是非所困而困焉、必貽譏於人而名辱、如欲有所憑藉以圖安、必度其人之可依而後依之、若其人本不足據而妄欲據之、便是非所據而據焉、必取禍敗而身危、既名辱而且身危、喪亡立至、妻其可得見耶、

蒙引云、不要用九四九二及上六來入解、只解

其辭意云耳、以諸爻例之如是、

愚按俗講以非所困爲欲困人以成功、非是、九不幸之困非所自致而忽然至者、正君子致命遂志之秋、是乃所謂困也、名何由辱、非所困而困、謂事本難做而又非關於分誼之不容諉、乃安行取困、故曰非所困而困、斯乃名所由辱也、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

而動者也
解上六之辟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
利夫子釋之曰解上爻之辟所謂隼者射之禽也
弓矢則射之器也射之者則人也夫君子懷經邦
濟世之器待時之可行而行則致用者有其具何
不利之有蓋人之无其器而動者必有窒礙既藏
器於身而動以時則從容應變而四達不滯是以
不出則已而出則有獲易所云射隼於高墉之上
獲无不利者正語夫挾已成之器而動者也

隼者禽三句、摠文辭指點。下文之意。已躍然欲出。三復之。得讀書之法。○蒙引云或欲以器為除暴去害之器、愚謂不必如此拘、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夫子釋噬嗑初九爻曰、小人不以不仁為可恥而樂就之、不以不義為可畏而輕犯之、有時為善、以利之在前也、不見利則不勸矣、有時懲惡、以威之

而後畏也、不威之、則不懲矣、其情狀如此、則方其初萌不仁不義之時、而即有威刑以懲之、於不仁不義之大者、因此知誡而不敢為、此真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正此小懲大誡為小人之福之謂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夫子釋噬嗑上九之文曰、為善有成名之理、若不

積則特片善耳無可稱之寔不足以成名也惡有取禍之理若不積則特小過耳無可赦之罪不足以滅身也取禍致福皆係所積如此可見善雖小而自此積之即成名之基惡雖小而自此積之即滅身之本奈何小人以小善為無益于名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於身而弗去也故其惡積之久至於彰著而不可掩其罪至於滅身之大而不可解矣易曰何校滅耳凶蓋言積惡而滅身者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

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夫子釋否九五爻義曰九恃其安者未必安惟其心常若危者則安其位之道也恃其存者未必存惟其心常若亡者則保其存之道也恃其治者未必治惟其心常若亂者則有其治之道也是故君子位雖安矣常思天位難享而不忘危國雖存矣常思社稷難保而不忘亡政已治矣常思萬幾難

理而不忘亂、其所以求安國存保治者、日慎一日、是以身安其位、而國家久存、常治而可保也、否之九五、當否將休之日、而其心常曰、其將亡乎、其將亡乎、即如繫於苞桑之固而常安矣、蓋謂此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夫子釋鼎九四爻義、曰、凡人居位、以德、謀事、以智、任事、以力、必相稱而後無患、若其德本薄也、而所居之位則尊、知本小也、而謀天下國家之大、力本

小也、而任乎安危休戚之重、鮮有不及于禍敗者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蓋言才德不足而不勝大臣之任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夫子釋豫六二爻義、曰、人於事物之際、能知其是非之介者、其明之至而神矣乎、夫上交貴恭而易

至於諂、下交貴和而易至於瀆、其諂不諂瀆不瀆之間、有幾存焉、君子上交未嘗不恭也、而不至於諂、下交未嘗不和也、而不至於瀆、其即所謂知幾者乎、然何以謂之幾、未動之先、吉凶未兆、既動之後、吉凶已形、皆不可謂之幾也、幾者一念方萌之始、其動甚微、而為吉為凶即于此見端、雖无吉凶之形、而已有吉凶之理、不可不察也、君子見是幾之動、其為吉之先也、則作而趨之、其為凶之先也、則作而避之、不待終日而已決矣、幾最難見、君子

何以能然易言之矣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君子之心安靜堅確如此石之介不為物所動者自不為物所蔽其於吉凶之幾不待終日而斷然明識矣故其于幾之所在無所不知不特上下之交而已也知其微而用吾晦焉知其彰而用吾明焉知其柔而用吾怯焉知其剛而用吾勇焉皆不俟終日而定此其識超越衆人豈非萬夫之望乎

蒙引云自知幾至不俟終日是言君子知幾自易曰至斷可識矣則重在介於石一句是言君

子之所以知幾然後正言君子之事而賛之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夫子釋復初九爻義曰、純乎善而無待于復者、與道為一之聖人也、顏氏之子、其殆近之乎、其偶有一不善之萌于心、則省察得到、未嘗不知、及其知之也、則決意克去、而未嘗復行、察之明而去之決、此顏氏之所以庶幾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殆足以當之、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夫子釋損六三爻義曰、天地絪緼、兩相與也、萬物得氣以成形者、皆漸化而凝厚、男女構精、兩相與也、萬物之以形相壇者、皆漸化而生育、兩相與而无所雜、則造化生育之功、于此而成、況人之相與而可或雜乎、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蓋言三人則情雜而亂、兩則交耑而一、損三為二、以一合一、則情義耑一無所間雜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夫子釋益上九爻義曰、君子將有動也、必先順道以安其身、而後形于動焉、將有語也、必先和氣以易其心、而後發于語焉、將有求也、必先以義定其交、而後有所求焉、此所謂立心有常也、君子修此三者、故動則必與、言則必應、求則必與、而未嘗或

失也不然不能順道以安其身而危以動則動不合理而拂人之欲民斷乎不與也不能和氣以易其心而懼以語則言必無序而不足以感人民斷乎不應也不能以易定交而妄有所求則求者雖殷而適足啟厭民斷乎不與也此皆立心勿恒之故也至于有所動有所言有所求而皆莫之與則衆叛親離而禍敗立見傷之者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蓋謂此也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此章論易畫與易辭。而贊其繇前民用也。首節言卦畫若云伏羲之畫卦初爲奇偶二畫是所謂乾坤是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所從出其易之門邪夫乾之一畫體一而寔是陽之形質也坤之一畫體二而虛是陰之形質也此陰陽二畫相交而配合其德於是爲八卦爲六十四卦而卦之爲剛爲柔皆各有其體此乾坤所以爲易之門也

卦爻既画凡陰陽變化之跡所謂天地之撰也皆以此體之而形容之畢肖凡陰陽變化之理所謂神明之德也皆以此通之而發揮之無遺凡顯而該至著之象隱而盡至微之理天下之道有外於卦画者乎

蒙引云陰陽合德德字輕看只是奇偶相交也

此條言画卦之事下條則言繫辭之事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承上言卦爻既設而文周復繫之辭一卦有一卦

之名、一爻有一爻之名、或假物象、或言事變、其稱名雜出、不可以一律齊也、而寔各有定理、无少差謬、蓋萬物雖多、无不出於陰陽之變、文周因卦爻陰陽之變、而取夫萬物陰陽之象、何謬之有、然考卦爻所稱之事類、則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其衰世民僞日滋、事變日煩之時、聖人不得不憂之深而慮之切也乎、則其稱名之雜、時為之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承上文言夫易既有卦爻之辭、則其中何所不備乎、陰陽消息、天道之已然者、謂之往、易皆有以彰之使不晦、吉凶悔吝、事之未至者、謂之來、易皆有以察之使前知、人事之顯、人以爲粗迹也、易則明其本於理數而微之、義理之幽、人多日用而不知也、易則即人事爲之開發以闡之、名各有等、易中所言君臣上下之位、窮通得失之分、必各當其名、而名與寔稱、物各有類、易中所言飛潛動植服食器用之物、因其情狀而取以相類、各有所宜、卦爻

之下、有所言為是為非為得為失、皆正其言以示人、而无所回互、卦爻之下有其占曰吉曰凶、曰利曰不利、皆斷其辭以告人、而无所依違、孔所以窮陰陽之變、而盡事物之常、何一之不備乎。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承上文言易无所不備、而于无所不備之中、又極其周密、試歷舉之、孔言之小者、取類亦小、易之稱名也、或有事物之小者、其取類則以形容陰陽之

變、又何其大也、凡旨遠者辭多晦、易所蘊之旨、皆
道德性命之微、天地鬼神之奧、何其遠也、然其所
著之辭、則明白顯著、又何其文也、凡言之曲者未
必中理、易之為言、喻以物態、通之人情、何其曲也、
然揆之陰陽之理、又無一之不中焉、凡事之可敷
陳者、多無深意、易之叙事、盡大小之迹、究本末之
端、何其肆也、然皆本之陰陽之變、又何其隱而難
窺也、易之周至如此、果何為也哉、蓋因民心之疑
而莫決也、欲有以決之、而濟民之行、使皆合於理、

故以此明天下之事、逆理而失、順理而得、各有其報、使人知所趨避耳、此文王周公所以廣先天之蘊、而為開物成務之書也、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此章言易皆反身修德之事。而三陳九卦以明之。若云易剏自伏羲、夏商之季、其道中微、則易之係以象辭而復興也、其在中古乎、作易之聖人、其有憂患之事乎、不然、何其操心危、慮患深、而所以反

身修德者、无乎不至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節即卦名而見其為修德之事。承上文云、是故易書之中、皆反身修德之事、人之修德、必以力行實踐為先、而所行之際、必藉上下尊卑親疎隆殺之節文、以為憑藉依據之地、則易中所言之履是即德之基也、行禮而无卑已下人之意、則不得為

禮而德无所執易所言之謙即德之所以執持而為事上接下之定則也有以制其外又當有以養其內易所言之復善端復於內則衆善皆從此而生非德之本乎善端既復又欲其長存而不失易所言之恒則一念如是念念如是非德之固乎然存養之後又當繼之以修治擴充之力易所言損之懲忿窒慾所以盡去人欲之私而為德之修也易所言益之遷善改過所以益充其本然之善而為德之裕也人欲盡而天理純矣將於何驗之乎

能處困而亨、方知其德力之至、易所言之困、即德之所自辨也、德至可以處困、則確然有定、而物不能移、易所言之井、即德植立之地也、可與立、而後可與權、易所言之巽、即德中處事之裁制也、此九者、孰非反身修德處憂患之善物乎、

復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此贊九德之妙若云、此九卦之德、其妙有可言者、

禮本乎人情、非强世之事、固云和矣、和若非其至者、然一皆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加之錙銖則過、減之毫髮則不及、和也而寔至矣、謙之爲道、畀以自牧、似不尊光矣、然人道惡盈而好謙、萬民之所服者在此、有德者終不可泯、聲譽之日隆者在此、雖自畀也、而寔尊且光矣、物之小者、易爲物所蔽、復僅一念之善、雖小也、而人欲終不得而亂之、何其明辨於衆物之中也、處雜者、易自厭其德而失守、恒則常德自如、處於紛華轇轕之地、而不至

搖於外、而起厭倦之心、事之難易不一類也、損之
懲忿窒欲、摧伏其勝氣、力奪其艷心、豈不甚難、然
克治既深、久則漸熟而安之、初間難難、而後則易
矣、九事之增加者、多出於強設也、益之遷善改過、
日日充長、以至寬裕、然不過去其所本無、還其所
本有、何曾有外素而添設者乎、窮者未必能通、困
卦之德、身雖困而道則亨、窮者其身也、而通者其
道矣、居其所者、未必能及物也、井之為德、義理自
安、居其所矣、然能隨處、而應運用不窮、不又能遷

乎九稱量乎物者、多有稱量之迹巽以入事之中而酌其宜義由中出、其所以裁制酌量之妙、有非人之所能窺者、其稱也不亦隱乎九卦之德之妙如此、此其所以切於人之德而可著於用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

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節言九德之用。承上文言履惟其和而至也、則可用之以和行九事依禮而行、則無所乖戾而行、已當矣、謙惟其尊而光也、故可以制禮、制節謹度、

而不放逸則禮由我行而无失節矣復惟其小而辨于物也則獨知之地可以自驗其善端之存而不容或昧恒惟其雜而不厭也則可以一其所復之善而无二三之私損惟其先難而後易也則致禍敗德之害可自此而遠益惟其長裕而不設也則日進高明之利可自此而興困惟其窮而通也則患難貧賤无入而不自得而天人之怨以寡井惟居其所而遷也則安而能應事物之來可以審其為是為非而皆當巽惟其稱而隱也則九事併

優游以入不必拘于成跡而自有以適其輕重之宜人能反身脩德如此尚何憂患之不可免乎

右第七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此章言易之切于人而望人之體易也易書字兼卦爻與辭而言自為道屢遷至唯變所適皆言卦爻之變而辭亦隨之自出入以度至如臨父母皆指辭而言然辭者皆變之所為也總見易之不可

遠○夫子説易之為書也有畫有辭人所當擬議以成變化者、不可忽忘而遠之也、蓋以易之為道、屢遷而不[illegible][illegible]一求也、其為屢遷者何如、卦爻之陰陽、一變一動、初无定居、周流于卦中六爻之虛位、或[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或[illegible]下而上、而无常、或剛變為柔、或柔[illegible][illegible]而相易、其剛柔上下、皆不可為一定之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變之所趨而已、其屢遷如此、所以能體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往、體物而不可遺也、

其[illegible]入以度、外内使知懼、

承上云、易因象係辭、辭之所言、皆利用出入之事、其言出入、必以事理當然之度、使人出而在外、入而在內、皆知度不可違、而凜然戒懼、不敢安爲焉、

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不特此也、又于出入以度之中、九遇憂患、更加諄切明告、[illegible]其所以致憂患之故、使人于內外之際、[illegible]畏懼、雖无師保以訓戒之、常若父母之臨[illegible]、[illegible]上易之切于人若此、如之何其可遠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承上文云、易不可遠如此、學者若初循其辭而揆度其理、則一卦有一卦之定理、一爻有一爻之定理、旣有典常而可守矣、然理雖有定、苟非其人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理、而見之行事、則是理之在易者、不能以[illegible]行、〇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可見易之爲書固不可遠、而不遠乎易者、則存乎人也、

崇引云、不可為典要、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文言也、既有典常、析各卦各爻而言也、不必謂向无典常、而今方有典常。諸解多云以變言

之而不可為典要以辭一 則有典常似未妥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此章專論爻畫以示人○若云易之為書也原一畫之始要六畫之終以為全體者也卦必六爻備而後成質此六爻也有以陽居陰位者有以陰居陽位者交相錯雜唯六爻隨時所值陰陽之物而已其時所值之[illegible]不同此六爻之所以相雜也

蒙引云、原字要字不用十分重看、只是有始无終、不成卦、必兼始終方成卦耳、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六爻固惟其時物、然其辭義之難易詳略不能无辨、初爻之義、今欲知之則覺難、上爻之義、今欲知之、則覺易、何也、初在卦始、卦之本也、本則一卦之質未成、而其義尚隱、故難知、上在卦終、卦之末也、末則一卦之質已備、而其義大著、故易知、初惟難知、故聖人當繫初爻之辭、必擬議其為何象、當用

何占、而後係之以辭、上惟易知、故聖人繫上爻之辭、不過因初爻之象與占、而卒要其成於終而已、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承上云、初上二爻之辭如此、若夫雜陳天地間一切事物、而撰述其所以然之德、物有淑慝、德有邪正、悉辨其是與非而不淆、則非中四爻不能備矣、

蒙引云、自其初難知至不備、以六爻之辭言也、其原始要終、唯其時物、特以卦爻言、未有辭在、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

過半矣、

承上云、卦有初上本末之詳、又有中爻物德之備、天下之理具矣、因嘆曰、人若有欲知天道之存亡人事之吉凶者、亦據六爻所備、而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以究其消息之機、得失之報、則存亡吉凶、居然可知、而不勞餘力矣、然在知者、又不必備求之各爻也、只觀其彖辭、而所謂存亡吉凶之理、已思過其半矣、知者不可多得、六爻安可以不備乎、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

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此與下節復論中爻之同而異。若云、卦之理固非中爻不備、然中有其所同、亦有其所異、不可不辨也、二之與四皆陰爻、同能為柔順之功也、而二居下體、四居上體、其位異矣、惟其位異、故其善亦不同、二之善在多譽、四之善在多懼、四之所以多懼者、以其近于君、而有凌逼之嫌也、然柔之為道、非得陽以為之依附、則無以自立、亦不利於遠也、而二乃大要得无咎而有譽者、何也、以位柔而居中

故也、柔而能中、所謂柔嘉維則、臣道之純者、雖遠
而无不利矣、
蒙引云此柔字不可主六字言、通此一條、皆不
可說出六字、只據二四之位言、若九二九四亦
如此論、三五亦然、故其末乃云、其柔危、其剛勝
耶、可見上文全據位而言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
柔危、其剛勝耶、
三之與五、皆陽爻、同能為剛健之功也、而三居下

爻之上五居上體之中其位異矣然在三則多凶在五則多功此何以故以五居君位而貴貴則可以有爲三居臣位而賤賤則難以自專也若論震此位之道三之與五大抵皆以柔居之則委靡不振不稱其位而危以剛居之則沉毅有爲乃足以勝其位而无難也二之與四三之與五其或同或異者如此此又中四爻之大九也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

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此章總是贊易道之廣大悉備。而及其所有之名。若云、易之為書也、統言之則廣大、析言之、則悉備、何以見之、且據八卦言之、卦有三畫、上一畫象天、則天道也、中一畫象人、則人道也、下一畫象地、則地道也、方易之小成、已具有三才矣、然猶未也、聖人又因八卦、而重為六十四卦、兼此天地人之三才、而加一倍焉、是兩之也、兩之、故有六畫、其六畫者非他也、亦不過是三才之道也、三才之道、皆具

于易如此易之廣大悉備何如乎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
不當故吉凶生焉
承上文言易惟備三才之道則六畫皆道所在也
是道也何以謂之爻以一畫自為一義變動而不
可拘故曰爻爻者從其交變而得名也爻何以謂
之物以爻有遠近貴賤之等差故曰物物者從其
不齊之質而名之也物何以謂之文是物也剛柔
之位相間而立故曰文文者從其錯雜而名之也

然文有當有不當、有以剛居剛、以柔居柔、而謂之當者、亦有以剛居柔、以柔居剛、而謂之當者、有以剛居柔、以柔居剛、而謂之不當者亦有以剛居剛、以柔居柔、而謂之不當者、此則吉凶之所由以生也、爻也、物也、文也、吉凶也、要皆三才之道之所顯著也、其廣大悉備、不愈明乎、

爻物文都就爻位說、文不當句、方無九六說當不當、只是或得或失、不可拘剛居剛柔居柔也、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此章原易所由興。而因以見聖人之情。若云、易之復興也、于何時乎、其當殷之末世、與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為君臣之事耶、以文王之聖、親値末世之事而作易、是故其辭多戒懼警惕之意、凡辭中之所言、以危居心者、必因其戦懼而使之平安、以易居心者、必因其安肆而使之傾覆、此危平易

傾之道甚大而無不該九百有事平者必出於危傾者必出於易未有能廢之者也欲何為哉不過使人懼於始懼于終終始一於懼而不敢少有漫易之心所言危者固欲人懼以承之所言易者亦欲人懼以改之大要使人有平無傾歸于无咎而已易之憂世覺民其道固如此其切於人何如哉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此承上章言聖人處憂患。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既具作易之本。遂作易使人卜筮。亦有以知乎吉凶也。若云、夫聖人有純乎乾者、其性情誠天下之至健也、故其德之見於行者、遇事必為、而無沾滯、固恒易矣、然非一於易而忽天下之事也、其於危機所伏、即知其為險而不輕進焉、聖人有純乎坤者、其性情誠天下之至順也、故其德之見於行者、行所無事而无紛擾、固恒簡矣、簡誠足以順應天下之事也、其于困厄所臨、更能知其為阻而不輕冒

焉、知險知阻如此、所以無易者之傾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
亹亹者、

夫至健至順者之知險知阻、誠以其平日心與理
合、而能說諸心、及其臨事、即以所說之理、再加詳
審所研諸慮、所以能定天下之吉凶、其為險阻、與
非險阻、無不前知也、又能成天下之亹亹、於險阻
者則避之、於非險阻者則趨之、力行而不已也、

本義分屬乾坤覺未安、蒙引云、合乾坤而同一

道當從本義又以下二句分承上二句亦以渾講爲妥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聖人之說心研慮而能前知者不過本乎理之自然者以知之而已是故理在天道則爲變化如日月星辰寒暑風雨之屬有消息之不同在人事則爲云爲凡進退出處語默酬酢之屬有得失之不一此理之甚顯者也天道人事之將有吉事也必有休美之徵兆於其先推之凶事亦不皆然此理

之志微者也、總之一理而已、吉凶之一定者謂之器、聖人即變化云為以象事、則其事理之一定者、可以知矣其知以藏往者如此、吉凶之未至者謂之來、聖人即吉事有祥以占事、則其事應之未至者、可以知矣、其神以知來者如此、此其所以知險知阻定吉凶而成亹亹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聖人不假卜筮知往知來如此、此豈可概求之百姓乎、于是乎易不能无作矣、天位乎上、地位乎下、

而易之理具于其中、然無心之化、難以通喻也、聖人作為易書、明天地之理以示人、以贊成其能、由是人之吉凶未決者、既盡人謀以定是非、又因蓍筴以盡鬼謀而審趨避、則百姓之愚皆能知吉凶、成亹亹、而與乎聖人知藏知來之能矣、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所謂聖人成能、百姓與能者如何、曰理之在天地、百姓不得而知也、伏羲作為八卦、乃以天道人事吉凶之象、明告乎人者也、尚未有辭也、文王周公

作為爻彖之辭，則以八卦之情謂而為言者也。既告之以象，復詳言其情，今即易書以觀，為柔為剛，錯雜而居，有時位之得者，有時位之不得者，而吉凶不昭然可見矣乎。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承上文彖辭備而易之體以立，易之為用可得而詳矣。其揲蓍求卦，自四營至十有八變，所謂變動

也、變動之始、尚未有言也、然由此而成文定彖爻
所以推明趨避之利、而示人以言者、即在其中矣、
故曰變動以利言、至于變動之後、其所遇之占、有
吉有凶、皆因卦爻之情、有向于得者、有向于失者、
占辭隨之而為吉凶、吉凶非以情遷乎、是故卦爻
之情、有相愛者、有相惡者、愛惡相攻、而吉凶由此
而生矣、卦爻之情、有宜在近而反遠者、則病其疏、
有宜在遠而反近者、則病其逼、遠近相取、而悔吝
由此而生矣、卦爻之情、有以情相感者、有以偽相

感者情僞相感而利害從此而生矣大抵凡易之情近而相得者爲貴不相得而遠者亦无害惟是其位既近而又不相愛而相惡焉不以情而以僞焉其不相得如此必至于凶而又有害而悔且吝矣所謂吉凶以情遷者如此此聖人成能之事而百姓之所以可以與能也

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所謂以情遷者不特卦爻之詞在人之詞亦有之

人言皆本于心、如其人之将背義棄信而叛也、心有所愧、則其詞必慚、其中有所疑也、心无定主、則其詞必枝、有德之吉人、其心常靜、故時然後言、而其詞寡、无德之躁人、其心常動、故不擇而發、而其詞多、欲誣善類之人、則必摭撫失寔、而失之游、自失所守之人、則氣先自餒、而其詞屈、人之詞因情遷如此、卦爻之詞、亦以卦爻之情而遷、不猶是乎、

舊說失守欠明今斷作敗節者說

右第十二章

周易說略卷之八下

說卦傳

孔氏曰、說卦者、陳說八卦之德業變化及法象所爲也。愚按傳守、宋儒呂氏所㪅、費氏王氏本、尚无之、繫詞、文言、序卦、雜卦、皆然、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事。而因究其極功。若云、昔者

聖人之作易也、有蓍數、有卦爻、天下之道盡此矣、然蓍何由而生、本聖人王道大行、天下和平、有以幽贊于天地之化育、於是和氣充塞而生蓍之神物、是蓍也、所以為求卦之用也、然蓍卦之數何由而起、天體圓、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是天數本三、從而定其為三、是為參天、地體方、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偶、是地數本二、從而定其為二、是為兩地、而揲蓍七八九六之數、皆倚此而起、三奇則三三而為九、三偶則三二而為六、二者之數、倚此起

爻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爲八二少之數倚此起矣聖人既參天兩地而倚數於是用以求卦於十有八變之後統而觀之爲陰画者有幾爲陽画者有幾而卦體以立矣卦既成於其中又逐一考其何者爲太剛太柔何者爲少剛少柔而發揮之極其明悉則當動之爻於是以生矣夫聖人作易肇蓍之生起蓍之數卦因以立爻因以生是故凡吉凶消息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爲人所共由所同得者皆一一模寫出來而无所乖拂是和順

於道德也、而於其中、何者為吉、為凶、何者為存為亡、又隨在各有條理、是理於義也、但見天下事物之理、皆於此析之甚精、而无一之不窮、天下人物之性、皆由此各得其宜、而无一之不精盡、理也性也、皆天命也、窮之盡之而極其至、則於天命之本然、脗合而无間矣、聖人作易之功、何其大哉、

觀變即觀十有八變、朱子小字亦曾主觀陰陽之變、不主蓍數、或是未定之說、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即卦画以明易道之六○若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蓋以理一也其凝成者之性其流行者謂之命將依此理之本然而模出以人也是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一陰一陽運行而不息者天之所以為天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為剛為柔相因而

无窮者地之所以爲地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庶仁由義、體用之交盡者、人之所以爲人也是皆所謂性命之理也、夫此性命之理、原通三才而兩之陰陽具而後天道成剛柔具而後天地道備、仁義足而後人道全、皆兩而成化、故易六画而後成卦、亦兩其三才以順之也、夫此性命之理、其爲陰爲陽界限甚明而不亂、其或剛或柔相承迭運而不息、故易之六位陰陽相間、剛柔迭出、而成文章、卞以順其陰陽之分、剛柔之運也、即爻畫觀之而易

道之大不可見乎

右據蒙引演講時人多遵本義說兼三才而兩之句及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句都就聖人作易說云三才之理如此在三畫已具聖人欲兼此三才而兩之自三畫之卦重為六畫而後為貞為悔卦體以成自六畫而細觀之二四六陰也一三五陽也是分陰分陽一之剛二之柔三之剛四之柔五之剛六之柔相間迭用是迭用柔剛故易六位之間奇偶錯綜燦然成章似不如

蔡說文順理長但其本自朱子難遽更也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此明伏羲卦位。所謂先天之學也。若云、昔伏羲始畫八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此是橫圖、乃作易之原本也。為其元以象渾天之形、陰陽消息之數也、故取此橫圖規為圓圖、今觀其位、乾居南而坤居北、非天地定位乎、艮居西北、

而兌居東南、非山澤通氣乎、震居東北、而巽居西南、非雷風相薄乎、坎居西、而離居東、非水火不相射乎、此圓圖八卦對待之位也、由是而八卦交相錯綜、六十四卦、從此成矣、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伏羲以此六十四卦、規而圓之、以象天道之流行、震離兌乾、列之于左、巽坎艮坤、列之于右、夫列于左者、自震四、而離三兌二以至乾一、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是數既往者也、數往則无推測之勢、不

亦順乎列於右者自巽五而坎六艮七以至坤八皆退而得其未生之卦是知將来者也知来則假推究之力不亦逆乎即圓圖觀之固有順逆之辨矣然此乃卦氣之所以運而非卦画之所以成也若遡其成卦之序則必始于乾一兊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以至坤八无一而非逆數也夫卦氣之所以運者從易卦既成之後而取以為象者也卦画之所以成者乃易卦生生自然之序而易書之宗祖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章論伏羲方圓之合於造化也○若云伏羲既以六十四卦、規為圓圖、復以六十四卦、積為方圖、震巽居中、巽居左而向于東南、震居右而向于西北、震之象為雷、巽之象為風、是當物之始生、當以動乎物而發其生意、巽以散乎物而解其欝結也、次巽者坎、次震者離、坎之象為雨、離之象為日、是當

物之流行而以潤乎物物由是而滋長也日以暄乎物物由是而發榮也次坎者艮次離者兌艮之義爲止兌之義爲說是物之告成艮以止乎物而物之生意由是而收斂也兌以說乎物使物各得其所而欣暢也次乎公而極於西北者乾也次乎艮而極於東南者坤也乾於物无所不統是君之也雷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暄艮之止兌之說皆乾之一職也坤於物無所不容是藏之也則夫雷之動風之散雨之潤日之暄艮之止兌之說皆

包容於其中、而乘時以出也、是一圖位之間、而寓
造化生成之妙如此

一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
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此章言後天之易。若云、昔伏羲卦位、以對待為體、
文王取八卦而更置之、起于震、終于艮、當一歲之
運、而造化流行之序、于此可見矣、夫造化流行、必
有為之主者、所謂帝也、帝有出入、其神妙不可測、

而皆寓於後天八卦之位、帝之方出氣之自靜而動也、而出則自震、化機之發、發于是矣、自出而齊、氣之由見端而平達也、而齊則於巽、化機之暢、暢於是矣、既齊之後、而發育明盛昭著者、是爲相見、而相見則在乎離、相見之後、蝎盡其涵育培養之力、是爲致役、而致役則在乎坤、此帝自出而入之始也、既致役矣、則化機始斂、而飽滿欣歡惟在乎兊、爲然、是說於兊也、既說矣、而肅殺嚴凝之氣與生育長養之氣、爭勝而不已、是戰也、此其在乾爲

然由是化機盡歛、寧靜休息、是之爲勞、而坎則其勞之地也、休息之久、而保合既至、生育收藏之功、於是无一之或遺而成矣、而成則在乎艮、此又帝自入而出之漸也、

蒙引曰、帝者天之主宰、究亦无他、只是氣機耳、又曰後天乾坤、乃偏言之乾坤與六子同例者也、統之以帝矣、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

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
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
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
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
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
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夫帝之出入不可見也所可見者萬物之隨帝以
出入耳萬物之出也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於時
為正春萬物發生之時也物既出矣由是而齊於

巽巽東南方之卦、於時為春夏之交、故物之前此未齊者、至此而齊、齊也者、蓋言物之生意畢達、解潔整齊、非復向之始出而未伸也、離也者、明之謂也、於時為正夏、萬物至此形形色色、无不昭然相見、見則明矣、蓋離乃南方之卦、南方明之地也、意者古聖人南面以聽天下、向乎明而治、蓋有取於南方之離也、次離者坤、坤之為卦、地之象也、位居西南、而當夏秋之交、土旺之時、萬物至此、皆盡其涵養之力、以向於寔、觀物之致役、而知帝之致役、

故曰致役乎坤、次坤者兌、兌位西方、正秋之時也、萬物生意已足、收斂充寔、皆有油然暢適之意、觀物之悅、而知帝之悅、故曰悅言乎兌、所謂戰乎乾者、乾西北方之卦、當秋冬之交、陽衰陰盛、生養之氣、與肅殺之氣、互進互退、而交相迫擊也、物之受此氣者、亦有所戰而不決矣、坎者水象、而位北正北方之卦也、在八卦之中、此為安慰休息之卦也、以其時當正冬、萬物保合太和、乃其歸宿之地也、觀物之勞、而知帝之勞、故曰勞乎坎、至於艮者則

東北方之卦也、于時為冬春之交、今歲之生意至此而終、来歲之生意、又從此而起、是乃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萬物之成、一帝之成矣、故曰成言乎艮、此動靜之所以无端、陰陽之所以无始也、造化之流行、皆見於八卦者如此、後天之學於是為至矣、

數故曰帝、正借萬物之出入。以明帝之出入。八卦或言位、或言時、互見耳、單言時處、當貼入位說、單言位處、當貼入時說、其言德言象、亦是舉

一例餘然不必增入以此章言氣機流行重在時與位也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章合先後天而總言之以見其相需為用也若

云以主宰而言、則謂之帝、自其不測而言、則謂之神、神也者无在而无不在、无為而无不為、不離於物之外、而寔不滯於物之中、乃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試以後天六子分治之用言之、物必動而後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物必橈而其生始暢、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物必燥而後發榮、燥萬物者、莫熯乎火、物必說而後生意暢滿、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之浸灌、物必潤而後滋長不窮、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之沾濡、物之斂藏為終、肇端為始、而終萬物始萬

物者、莫盛乎艮、當出入之際、貞元之交、可以成終而成始也、六子之用、何一而非神之所為乎、陰陽之變化成物如此、使其不得所偶、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非先有交合之體、无以有分治之用、故必如先天所列水與火為偶而相逮、雷與風為偶而不相悖、山與澤為偶而通氣、然後陰變陽化、乃所以動之橈之燥之說之潤之終始之者、無不各盡其用、而萬物皆得成遂也、可見後天之易、與先天之易、相為終始、缺一不可矣、

丘氏曰序六子之用不及乾坤者六子之用皆乾坤之為也五卦皆言象而艮不言者終始萬物義不係于山也

蒙引于此章言分治又言流行畢竟主分治是為言流行之序則斷不去乾坤且以潤萬物當冬月藏閉之義可乎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言八卦之性情即所謂卦德也若云八卦各有其性情乾三画皆奇為陽之純其靜也專而不可亂其動也直而不可撓誠見其為健也坤三画皆偶為陰之純靜則翕而無為動則闢而不擾誠見其為順也得乾之初而為震一陽生于二陰之下而不受制於陰存之為能奮之於外而發之為振作之用性情之能動者也得坤之初而為巽一陰伏於二陽之下而不與之抗是其體固沉潛而其用亦婉轉也性情之能入者也坎以一陽在二陰之

間、爲陰所溺而不能自拔、則陷而已、離以一陰在二陽之中、安于依附、而不敢獨運、則麗而已、艮以陽居陰上、則勢極而不復動、其性情務爲鎮定而止也、兌以陰居陽上、則意得而情見于外、其性情務自愉悅而說也、八卦之性情如此。此易所以能通神明之德也乎。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此言八卦之象乎物若云八卦於物類各有其似乾數奇而德健馬蹄圓而致遠是乾為馬也坤數偶而性順牛蹄拆而馴伏以引重是坤為牛也震陽動陰下龍以動奮之身而靜息于地勢重陰之下是震為龍也巽陰伏陽下雞以入伏之身而出聲于天氣重陽之內是巽為雞也坎外柔內剛豕外汙濁而內剛躁象之離外剛內柔雉外文明而內柔怯象之艮以一陽止于二陰之上外剛能止物而內柔媚者狗也故艮為狗兌以一陰說於二

陽之外、外柔說而內剛狠者羊也、故兌為羊八卦之象遠取諸物而无不合有如此。

本義遠取諸物、近取諸身、雖用古者包犧氏章成語、然與彼處不同、彼是作八卦時事、此是于八卦既成之後、見卦有此象也本之蒙引、

右第八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此言八卦之象近取諸身而得之者。若云、八卦之

象、不特在物也、其在身亦有然者、乾積陽在上而爲物、首則會諸陽、尊而在上也、非乾爲首乎、坤積陰在下而載物、腹則藏諸陰、廣而有容也、非坤爲腹乎、震陽動于下、足則在下能動、震爲足也、巽陰偶居下、股則兩垂而下、巽爲股也、坎陽陷陰中、耳輪内陷、陽在内而聽者似之、離陰麗陽中、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者似之、艮陽止于上、手剛而在前、艮之與手爲類也、兌陰拆于上、口開于上、兌之與口爲類也、八卦之象近取諸身而无不合又如此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八卦之象取諸人倫者也○若云、乾何以謂之父、蓋以乾純陽至健、乃天也、天者物所資始、有父道焉、故稱乎父、坤何以謂之母、蓋以坤純陰至順、乃地也、地者物所資生、有母道焉、故稱乎母、至於震

巽坎離艮兌、何以有男女長中少之殊、蓋震之為卦、是坤初索於乾、而得乾之初画、得画在諸陽之先、故謂之長男、巽之為卦、是乾初索于坤、而得坤之初畫、得畫在諸陰之先、故謂之長女、坎之為卦、是坤再索于乾、而得乾之中画、所得者陽之中、故謂之中男、離之為卦、是乾再索於坤、而得坤之中畫、所得者陰之中、故謂之中女、艮之為卦、是坤三索于乾、而得乾之第三画、所得者陽之最後、故謂之少男、兌之為卦、是乾三索于坤、而得坤之第三

西、所得者陰之最後、故謂之少女、乾坤者大父母
也、而六子則以所得之陰陽分為男女、以所得之
先後為之次第、八卦之象、不求之人倫而有合若
此、據近說而衍之者、朱子小註云、乾求于坤、而
得震、坎、艮、坤求于乾、而得巽、離、兌、與此相反、私
心覺其未安、故斷從此、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
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此廣八卦之象。自乾之象廣之。乾純陽至健，故為天。陽體圓而動，故為圜，以圜之為物，體圓而動也。尊而宰物，无所不統，故為君。資始萬物，故為父。陽德純粹，故為玉。陽德堅剛，故為金。後天之位，乾居一壯嚴凝之方，故為寒、為冰。乾為盛陽，大赤者盛之色也。乾健，而物之健者莫如馬。自陽德之純言之，則為良馬。自老陽言之，則為老馬。其純剛而无柔，則為瘠馬之多骨而无肉。其健而至猛，則為駁馬之鋸齒而食虎豹。圜而在上，則為木果。

時說講為圜多云天體圓而動乾既為天故又為圜以象天之體象天之運稍覺牽合故不從若作圜試文不妨從俗

漢書從諫若轉圜則圜乃圓而能轉之物又錢名圜法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衆為柄其于地也為黑

自坤之[illegible]廣之坤至順而在下故為地萬物資生故為母柔而平廣故為布以布之質柔而平廣也

以其虛而容物、故爲釜、坤靜翕而不施、人性之吝
嗇者似之、坤動闢而至廣、人事之均、平者似之、以
質本純陰、順而又順、故爲子母牛、所載者廣、故爲
大輿、三畫皆偶、故爲文、偶画至多、故爲衆、在下而
能承物、故爲柄、柄者承物者也、坤爲極陰、故于土
色之中、又爲黑、極陰之色也、
布或作錢、布固不似、其作展布說、亦與爲均相
近、只取作文之便、○布即布帛之布、○均或作
均惠說似偏、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于稼也、為反生、其究為健、為蕃鮮、

自震之象廣之、震以一陽動于二陰之下、其象為雷、以雷者陽在陰內、奮擊而成也、為龍、龍以動奮之身、靜息于地、勢重陰之下也、乾坤始交而為震、故于色為玄黃、兼天地之色也、陽氣始施、故在人事為旉、而方有作為、陽上進而前、陰兩開、无礙、故為大塗、大塗通行之路也、一索而得男、則為長子

陽動而銳則爲剛決急躁而所爲必果震東方之卦其色蒼故爲蒼筤竹筤者竹之筍也震體下寔而上虛萑葦下本寔而上幹虛故似之其于馬也則爲善鳴陽氣在内開口出聲震一陽在下二陰上開之象也爲馵足一足懸起爲作足四足俱動皆陽動於下之象也爲的顙的白也陰色也陰在於上震亦二陰在上故似之其於稼也爲反生以剛動於下反生者萌自下也陽長必終於乾故其究爲健健以德言至於健則盛陽矣而生物必盛

故為蕃鮮、蕃鮮草木之美盛也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于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自巽之象廣之、巽之為卦、一陰伏入而陽上盛、其象為木、木根下入而枝葉上盛也、為風、風者氣之善入者也、為長女、一索而得女也、枓木之曲而取直、則有繩、引繩之直以制木、則有工、巽者德之制、故在繩則為繩直、而在人則為木工、為白、少陰之

色也為長風之行至遠也為高木自下而上升也一陰蟠旋於二陽之下懦而不決故為進退為不果陰伏於下氣鬱不散故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陽氣上盛陰血不升也為廣顙陽上盛也為多白眼離目上下白而黑居中巽則上中白而黑反居下故多白也為近利市三倍陽主義陰主利巽陰為主於內而又善入故其人為近利而所市獲三倍也其究躁卦震為決躁巽三畫皆變則為震矣

進退者且進且退也○髮血之餘血為陰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自坎之象廣之坎卦陽陷陰中、內明外暗、其象為水、水內明而能陷物也坎水流而不盈、故為溝瀆、溝瀆行水而不盈也為隱伏、陽匿陰中也為矯輮、陽在陰中、抑而能制也矯曲者使之直、輮直者使之曲、皆抑制之也、為弓輪、二者皆矯輮所成也、其

於人也為加憂、陽陷陰中、不得寧也、為心病、為耳痛、心耳皆以虛為體、坎中寔則為病、為痛矣、為血卦、血之在形如水、在天地間、故為血卦、以得乾中画之陽、故為赤、與乾同色也、其於馬也、為美脊、陽在中也、三画之卦、上為馬顙、下為馬足、中為脊、為亟心、剛躁在中也、以上画柔、故為下首、以下画柔、故為薄蹄、又為足曳、其於輿也、為多眚、坎為險陷、在輿斯為多眚矣、為通、一陽居中、而上下皆虛、所謂水流而不盈者、人事亨通之象也、故為通、為月、

月者水之精也為盜陽匿陰中而能陷物也其於木也為堅多心陽卦故為堅陽在中故為多心也險陷者車之災也

先天坎位西月亦生於西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胄為戈兵其于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于木也為科上槁

自離之象廣之離明也故為火為日為電三者皆天地間之至明者也為中女再索得女也為甲胄

外画之剛、象其外堅、為戈兵、離火之性、象其上銳、其于人也、為大腹、象其中虛也、火性熯燥、故為乾而无潤澤者之卦、外剛而內柔、故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中虛而乾、故其於木也、為中空而上槁、蔡節齋云、內暗外明者、火與日、離內陰外陽、故為火、為日、不如此直捷、亦不可不知、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為堅多節、

自艮之象廣之、艮以一陽隆起坤地之上、又止于

極而不進、故為山之象、以一陽橫亘二陰之上、為徑路之象、艮陽剛至小、故為小石、上畫連亘、下二畫雙峙而虛、有似乎門闕、故為門闕、陽在上而塞故為木之果、草之蓏、皆剛在上小而塞者也、閽寺以物之安出入者也、艮之德止、故為閽寺、為指、指者人身之剛而止物者也、為狗、狗亦外剛而能止物也、為鼠、亦以前剛也、為黔喙之屬、凡鳥獸之剛喙能食生物者、其喙多黑、皆剛在前也、其於木也為堅多節、坎陽在內、故堅多心、艮剛在外、故堅多

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决、其于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自兌之象廣之、兌說也說萬物者莫如澤、又其卦爲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故爲澤三索而得兌故爲少女、兌既爲說、而又上拆爲口、故爲以言語說神之巫、與夫悅人之口舌、爲毀折、兌於時爲秋金氣始殺、條枯寔落也、爲附决一陰在上、是柔附於剛、剛盛上進、勢必决柔、故在人事爲小人附己而

已能決之之象也其於地也為剛鹵下土堅硬而其上鹵濕二陽在下一陰在上之象也為妾陰之少賤者也為羊內狠而外說也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程子曰韓康伯謂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朱子曰先儒以為非聖人之蘊某以為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有

在裏面○蒙引云聖人只是略借卦名敘其所以相承者不爲無義耳如卦德卦體之類皆在所略也又云序卦之義有相反者有相因者相反者極而變者也相因者其未至於極者也總不出二例又云序卦傳中言不可者其例有二如物不可以終否之類以理之自然者言也如有大者不可以盈之類以理之當然者言也其言某者某也亦有兩端如屯者盈也之類則粘帶上文如震者動也之類則粘帶下文又如師

者衆也之類則承上文而起下文大抵承上起下者居多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有天地則造化流行於兩間而萬物生此乾坤所以爲諸卦之首也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

盈天地之間唯萬物故緫乾坤以屯屯者正言萬物之盈滿乎天地也

受者承接之意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然屯者又生意鬱積為物之始生者也物之始生必蒙昧而不明故受之以蒙

蒙者蒙也物之穉也

兩句一聯上句申上下句起下若云卦之為蒙者正言物之蒙昧也指物之幼穉而言也

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物穉當養需者飲食之道正所以為養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飲食人之大欲也、有欲則爭、理勢之必至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訟則各有朋黨起者非一人、是有衆起、故受之以
師、師者正衆之謂也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衆必有所比輔而受統攝、故受之以比、比卦者正
言人之比輔順從于一人也、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衆既比矣、必有所以畜聚之者、如田里樹畜之類、

故受之以小畜、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富之而後可教、故受之以履、履者禮也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人有禮以相接、則尊卑親踈、各得其分、而安矣、故受之以泰、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泰者天地交而王道行、亨通之會也、然初无終通之理、治極必亂、盛極必衰、天運之常、故受之以否、

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物无終否之理、當與人協力共濟以傾其否、故受之以同人、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能同人、則近悅遠來而所有者大、故受之以大有、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所有既大、不可以自滿、滿則招損矣、故受之以謙、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有大而能謙、則[illegible]其所有而樂矣、故受之以豫、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人心和樂，則必從之，故受之以隨。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以喜隨人者，非无故而空隨之也，必各有其當盡之事，故受之以蠱。蠱者，壞極而有事也。

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有事，則可大之業由此而生，故受之以臨。臨者，二陽方長而盛大也。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凡物之小者、不足動人、觀物大矣、則有光輝顯著、照耀人之耳目而可觀、故受之以觀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嗑者合也

既大而可觀、則信從者衆、而有來合之者、故受之以噬嗑、噬嗑者合之義也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物而苟合、則徑情自遂、勢不能久、如何可以苟合、而无所以文之、故受之以賁、賁者、文以飾之之義也、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文以飾質本有亨道若極致其飾則反滅其質而亨之道窮矣故受之以剝剝者本寔剝喪之謂也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物无終盡之理剝之為卦陽既窮于上則必復生于下所謂動極而靜惡極而善也故受之以復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善心既復則寔理存于中而无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中寔无妄、然後其德可聚、自一念之善、積而至于
念念皆善、充寔而光輝矣、故受之以大畜、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德既畜聚、然後可以優游涵泳、而養之以俟其化
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之謂也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有大涵養、而後有大設施、不養則不可動而見于
用故于頤之後受之以大過、言其既養則有大過

人之才而成大過人之事功也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凡事以中為貴不可以終過也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過而不已則陷矣故人當過坎而知止也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人之陷者必有所附麗而後可以濟故受之以離離者附麗之義也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

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夫婦所關之大如此咸者夫婦之交此下經之所以首咸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夫婦之道不可不久故咸後繼恒恒者久之義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此泛論物理言夫婦固當久若泛論天下之物久處盛滿者不祥久居權勢者必危固不可以久居

其所也故恒卦之後受之以遯遯者退也所以示人知所退避而去也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物无終于衰退之理將來必有盛壯之時消息本自相須也故遯後受之以大壯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物无壯而遂止之理必將乘其壯而有所為故受之以晉晉者進而有為也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

進而不已知進而不知退必致傷矣故受之以明
夷夷者傷之義也
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傷于外必反其家以就安故受之以家人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窮極而失節也樂勝則流禮勝則離之謂也于是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越禮傷恩以相乖離故受之以睽睽者乖離之謂也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人情義乖離必至相戕而難作故受之以蹇蹇者禍難之謂也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凡人患難无究竟不散之理故蹇之後受之以解言其難極則必散也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解又為緩怠慢縱弛之謂也人而如此必有所失而損矣故受之以損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然消息之理亦无終損者損而不已必轉而為益

故受之以益

以下三卦或作學說懲忿窒欲則善日遷過日改而所此充足洋溢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益而不已則盈滿之極必決去堤坊而出禮法禁制之外故受之以夬夬者決去堤坊之謂也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物之決裂而去者必有所遇而後止故受之以姤

姤者遇也

此本之蒙引與上段相連或作物之既決必有所遇合判乎此則附乎彼也此主決小人遇君子說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物相遇則相聚而為羣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之義也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聚于下矣由是而上之朝廷所謂連茹彙進也則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知進而不知退故困也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既不得進勢當自退而居下井者物之在下者也

故受之以井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井久則汙濁必革去之而後可食也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鼎之為用變腥為熟易堅而柔是能革變乎物也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主宗廟祭祀之器者唯長子為宜名正而言順也

故受之以震震長子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震者動也動極則靜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之義也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物又不終于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之義也此動靜相生之理也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人之進者必有其歸宿之地故受之以歸妹

特借歸字而言妹字聖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進而得其所歸則造乎其極非中道而廢者之比

其德業必然盛大而非小成者矣故受之以豐豐

者極乎盛大之謂也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窮極其大者必喪敗而失其所居之安故受之以

旅旅者寓于外而不得所安也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旅者羇寡而无所容當巽順以處之故受之以巽

巽者從容委婉以相入也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情相入則得其意而致說故受之以兌兌者相說

樂之意也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心既相說則憂患之結聚于中者舒暢而无餘矣

故受之以渙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渙者又人情離散之謂也物而使之終離則遠去而不可止矣當有以節之以定其志故受之以節

制度數議德行所以收斂其離散之情也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既立為節制上當信而守之下當信而行之故受之以中孚中孚者一天下之心者也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人而自有其信則於事不加詳審而在所必行矣能免於過乎故受之以小過蓋天下事當隨時損益不可膠于一定也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有過人之才者於事必能有濟故受之以既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曰既濟則事之終物之窮極處也物而窮則无日新不已之理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此動靜之所以无端陰

陽之所以交變萬事萬化之所以无窮已也

右下篇

雜卦傳

韓康伯曰雜卦者雜糅衆卦錯綜其義○蒙引曰卦皆反對義亦反對反對反對之義即一陰一陽之易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乾純剛坤純柔比有親故樂師動衆則憂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屯震動故見坎陷故不失其居蒙坎幽暗而雜艮光明而著此二卦又上下體自相反對一則進而不遂其進一則昧而不終於昧亦全體反對也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震陽生於下艮陽止於上損本泰也而取下益上則為衰之始益本否也而取上益下則為盛之始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健不易止而大畜之止健則時適然也災必有因而无妄之所得則災自外至也萃者聚而不散升者上而不來也謙者輕而不自尊重豫者怠而不能自持也

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噬嗑食也賁本无色而有色也兌陰外見故為說巽陰內伏故為入也隨前无故故不飭蠱後當飭故不隨也

剝爛也復反也

剝者生意潰爛而向於無復者生意更反而向於有

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

晉者日出地上而爲晝也明夷者日入地中而見傷也井有及物之功是爲通困以坎遇兌而見揜也

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

咸不訓速天下之事惟感通爲最速故曰咸速也

速與久對、離與止對、離者撒去而不止、止者安處

而不離、

解緩也、蹇難也、

既安則緩、危則憂迫

睽也、

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

睽相踈而外、家人相親而內、否大往小來、泰小往

大來、為反其類、大壯陽既盛矣、君子不恃其壯而

遲進、故止、遯者陰浸長矣、君子見其萌而早避、故

退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

中孚信也

大有者卷臣卷民所統者衆也同人者同心同德與之相親也革者去其舊時之惡鼎者取維新之美革者更改之意故曰去故鼎之受物貴其新者故曰取新小過之過皆出于小乃所謂過也中孚之信本之于中乃所謂信也信美德過累行相反對也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時當盛大其事必多人當羇旅親之者寡離火炎上坎水就下小畜之力寡故欲畜衆陽而不能也履以和悅而履剛強故能進而不處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

需者有待而不進訟者爭進而不親亦反對也大過以本末弱致顛覆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

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始以一柔遇衆剛小人始進之機君子之所當慮也女子之歸必待男子禮備而後行乃所謂漸也

頤養正也既濟定也

頤之為養以正為貴也事至既濟則定矣

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

女得所歸女子之終事也未濟則道之窮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以五陽決一陰君子當事而道長小人屏跡而道憂豈非世道之一快乎傳雜卦而終之以此蓋欲

天下有治而无亂有君子而无小人其扶陽柳陰之意萬世猶將見也